



Kant and Idealism
Tom Rockmore

康德与观念论

[美] 汤姆·罗克莫尔 著
徐向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Kant and Idealism

Tom Rockmore

康德与观念论

[美] 汤姆·罗克莫尔 著

徐向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德与观念论/(美)罗克莫尔(Rockmore, T.)著;
徐向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7
书名原文: Kant and Idealism
ISBN 978 - 7 - 5327 - 5334 - 5

I ①康… II ①罗…②徐… III ①唯心主义—认识论 IV. ①B08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2260 号

Tom Rockmore

Kant and Ide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7 by Tom Rockmore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图字: 09 - 2008 - 211 号

康德与观念论

[美]汤姆·罗克莫尔 著

徐向东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31,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334 - 5/B · 327

定价: 3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021-56135113

[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群体的一些哲学思想的错误就在于,在牛津的任何讨论班上,没有任何人会正眼看待那些思想。唯物论的奠基原则是:在我们的对面就有一个真实世界,我们可以有关于它的知识。这个原则在唯物论的成员中曾被循循诱导。但他们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只有躲藏在蒙大拿某处山洞中的那位狂乱的观念论者才会否认这一点。

——特里·伊格尔顿:《看门人》

世界是理智自由的产物,这就是观念论的确定而明确的原则。

——黑格尔:《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

译者序言

人类生活的一个本质部分就在于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既包含对那个被假设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认识,也包含对人类活动所形成和塑造的人类世界的认识。从古希腊哲学以来,我们如何对外部世界具有知识就已经成为西方哲学传统中一个最重要、而且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普遍认为智慧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并把智慧要么等同于知识,要么等同于知识的最高形式,因为在他们看来,知识旨在把握外部世界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在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东西,因此知识是好生活的一个本质途径或构成要素。“自然有一个秩序或结构”这一思想既是古代形而上学的出发点,也是古代认识论的出发点。然而,自然界的秩序或结构并不直接呈现于我们心灵面前——它以现象的形式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东西经常具有欺骗性,并不真实地表达实在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如何对外部世界具有知识的问题就成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尽管现代认识论并不特别地把知识问题与知识的价值的问题联系起来,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仍然是其中心问题。

本书旨在系统地考察对知识问题的一种探讨以及康德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这种探讨就是我在本书中译本中翻译为“观念论”(idealism)的那一系列观点和学说。本书作者汤姆·罗克莫尔自己认识到观念论在近来备受误解,因此试图澄清和阐明

误解的根源,进而揭示“观念论”在知识问题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澄清“观念论”这个概念的含义及其在哲学史上的演变这一点上,罗克莫尔已经做了一项杰出的工作。读者自己可以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无需在此赘述。然而,在中文语境中,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观念论”同样是一个遭受严重误解的哲学观点。在这篇序言中,我将旨在说明为什么把这个哲学术语翻译为“唯心论”是错误的。

“idealism”这个术语在国内经常被(或者被约定地)翻译为“唯心论”或者“唯心主义”,被理解为与所谓的“唯物论”或“唯物主义”相对立。这一译法大概受到了意识形态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然而,正如罗克莫尔在本书中指出的,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于恩格斯并以恩格斯的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个学说,与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有很大差别——在罗克莫尔看来,马克思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观念论者”(idealist)。从“观念论”这个概念的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把它翻译为“唯心论”不仅令人误解,而且严重地歪曲了哲学思想的发展。从词源学上来看,“idealism”来自于“idea”。“idea”(idein)这个术语在柏拉图那里指的是心灵中那种超越了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的认知对象,因此是我们借以直接认知到世界的真正本质(即柏拉图所谓的“共相”)的那种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承诺了一种形而上学实在论,按照这一观点,所谓知识,就是去揭露、揭示或者发现不依赖于心灵的外部世界。在柏拉图看来,对这样一个世界的认知是直接的,不以任何东西作为中介。柏拉图探究知识问题的这种方式被称为“旧的观念之路”(the old way of ideas)。但从近代以来,哲学家们对知识问题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理解: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存在着一个不依赖于心灵的外部世界)的承诺在现代哲学中仍然得以保持下来,但现代哲学对知识问题普遍采取了一种表象主义探讨——知识被认为是以心灵中的“观念”(ideas)为

中介而获得的。柏拉图那里的“理念”现在不再被理解为一种不变的认知对象,而是被理解为对事物的“映像”或“表象”。因此,对于现代哲学家来说,知识问题就在于如何从现象世界达到实在世界。这就是所谓的“新的观念之路”(the new way of ideas)。不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抑或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都对知识问题采取了一种表象主义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被称为“唯物主义者”的那些哲学家(例如托马斯·霍布斯)也不例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贝克莱以他那句“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名言被划分为一个“观念论者”,但他不仅也是一个经验论者,而且从来就不曾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他所否认的是我们能够对不依赖于心灵的外部世界具有知识。因此“观念论”(idealism)这个术语并不具有被称为“唯心主义”的那种东西被认为所具有的含义——就其在哲学上的起源而论,它是一个本质上属于知识论的概念。为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或者甚至很糟糕的联想,在本书中,我已经一律把“idealism”翻译为“观念论”。

说“观念论”这个术语主要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并不是要否认它能够具有其他的哲学含义,或者能够在其他的哲学领域中得到应用,至少因为对知识问题的探讨与其他的哲学领域(尤其是心灵哲学和形而上学)具有本质联系。不过,从根本上说,只要一个哲学观点把经验看作是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并认为经验归根结底是立足于精神活动,它就是一种观念论的观点。仅仅是在心灵哲学中,观念论才与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那种观点形成对比,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唯物主义指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实在的终极本质乃是立足于物理实体。然而,如果我们称为“观念论”的那种观点与唯物主义对立起来,我们就无法理解观念论的多样性。例如,在“观念论”这个一般术语下,我们至少可以鉴定出如下类型。主观观念论(或称“现象主义”)是一种描述和说明我们

对外部世界的经验与世界本身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对象只不过是认知主体知觉到的感觉资料的聚集体。客观观念论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经验活动有一种把所经验到的对象的本质与认知主体的心灵的本质结合起来的实在性,并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两者。先验观念论是由康德发展起来的一个学说,它所说的是,我们对事物的经验就类似于事物向我们显现出来的方式,其中蕴含着一种以主体为基础的成分,而不是一种直接把握事物本身的活动。一元论的观念论是一种形而上学学说,它所说的是,意识而非物质才是一切存在的根据,在宇宙当中只有一种类型的事物,那就是意识。这种观念论才是作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的真正对立面。绝对观念论是一种被赋予黑格尔的一元论的本体论学说,它所说的是,存在在根本上是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整体被把握到的,认知主体为了能够知道其对象,在思想和存在之间就必须存在着某种同一性。相比较,多元论的观念论所说的是,有很多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心灵,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个世界的存在的根据。莱布尼兹被认为持有这一观点。认知的观念论认为我们对一个对象所知道的东西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灵中。除了这些五花八门的观点外,观念论也与“理想的”、“值得向往的”、“完美的”这些概念相联系,因此与我们有时称为“理想主义”的那种观念相联系。从柏拉图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联系的根源。

鉴于“idealism”这个概念有着如此丰富的内涵,因此把它翻译为意义比较单一的“唯心论”不仅不能公正地对待这个概念的丰富含义及其历史演变,而且也无助于澄清和把握与这个概念相联系的一系列哲学家的思想及其复杂性。实际上,只要我们对哲学发展的历史有一个基本把握,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多数重要的哲学家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观念论者。例如,在古代哲学中我们可以发现阿那克萨哥拉、柏拉图、普罗提诺;在早期现代哲学中我们可

以发现笛卡儿、莱布尼兹、马勒伯朗士、洛克、贝克莱、休谟、斯宾诺莎；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我们可以发现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与这个传统有所联系、浪漫主义倾向更为突出的哲学家例如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和施勒格尔，以及后来的叔本华和尼采；在19世纪英国观念论传统中我们可以发现布拉德雷、麦克塔格特、托马斯·格林和鲍桑葵；在分析哲学的早期奠基人物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罗素和摩尔；在丹麦我们可以发现克尔恺郭尔，在中国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等等。我们或许可以对这些重要哲学家作出很不相同的评价，但我们唯一不能说的是：他们在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意义上都是“唯心论者”。如果我们坚持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就是在无视或否认哲学本来已经对人类生活作出的一项本质贡献——人类对自身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认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不是否认一个哲学立场能够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但关于哲学的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作为一种反思性的活动，哲学必须超越任何即存的意识形态，为设想更加值得想望的人类生活提供一个基础。

在国内，与对西方哲学史上其他重要时期或者哲学家的研究相比，德国古典哲学得到了相对充分的重视——在早期是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后来则是作为对这个研究传统的某种继承。与德国古典哲学密切联系的德国观念论曾被当作主观唯心论的典型代表。然而，对德国观念论的深入研究表明这是对它的一个严重误解。^①对德国观念论的这一解释来自一个假定，即：德国观念论是笛卡儿认识论传统登峰造极的结果。因此它也接受了这个传统的核心假定：只有自我知识才是确实的；知识的直接对象是观念；知识在于沉思而非行动。这些假定倾向于产生如下

^① 例如，参见 Frederick C. Beiser, *German Idealism: The Struggle against Subjectivism 1781—180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以下的简要评论遵从贝塞尔的观点。

结论：主体仅仅对于他自己的观念才有直接的知识，因此在意识的圈子外没有知识。这种理解知识的可能性的方式确实有效地避免了在英国经验论传统那里容易滋生出来的怀疑论，但却是通过假设我们无法超越我们的表象、把它们与实在本身做比较来避免怀疑论。于是，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中，我们就看到他断然否认先验实在论（真理在于概念与对象相符合），接受和认同先验观念论（真理在于对象与概念相符合）。一旦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读解德国观念论传统，主观主义就变得不可避免。然而，在贝塞尔看来，与其说德国观念论的发展是笛卡儿传统的高潮，不如说它是对这个传统的天遣，因为德国观念论者实际上是要批评笛卡儿传统的核心假定：自我意识是确实的和给定的；我们对自己的知识比对外部对象的知识更加确实；意义的载体是观念；我们可以独立于其他人和先于其他人而知道我们自己。早期的康德实际上已经开始攻击笛卡儿的遗产，这种批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趋于完善，并在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后康德的德国观念论的一项根本议程其实是要反驳传统观念论、证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例如，康德之所以拒斥莱布尼兹和贝克莱的经验观念论，是因为这种观念论使得对象在空间中的存在变成幻觉；费希特之所以对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感到失望，是因为他认为康德还没有为其经验实在论提供一个充分可靠的基础；荷尔德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谢林之所以与费希特的伦理观念论决裂，是因为他们认为费希特的伦理观念论仍然把自我囚禁在意识的圈子中。在费希特之后，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都严厉批评一个绝对自我的概念；荷尔德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谢林以及黑格尔都质疑如下论点：绝对的东西可以被描述为某种主观的东西——某种精神性的而非物理性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绝对的东西必须被解释为某种非个人性的中立的東西。因此，他们拒绝把使得经验得以可能的根本条件解释为要么是主观的，要么是客观的，相反却认为

主观性和客观性都属于经验领域。进一步,通过假设自然有一种绝对的或无限的实在性,他们试图把所谓的“先验主体”从它在自然的地位中推导出来,而不是把自然设想为先验主体的产物。康德-费希特式的主体的合理性于是就变成了自然的各种力量的最高显现和实现。这样,后康德的观念论不仅抛弃了笛卡儿的基础主义的认识论纲领,而且也设定了一种更为高级的实在论,把主体性设想为人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被共同地建构出来的东西。如果贝塞尔的解释是可靠的,那么德国观念论的发展就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既然后康德的德国观念论致力于消除康德所确立起来的各种二元区分,把它理解为一种与所谓的“唯物论”相对立的思想运动(例如某种形式的“唯心论”)显然就是错误的。

正如罗克莫尔在本书中所指出的,以康德为起点的德国观念论的发展开创了对知识问题的一种新探讨。这种探讨不再坚持观念与其所表达的实在之间的绝对区分,试图按照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理解人类认知能力和人类理性的形成和构成,来重新思考主体性的本质和起源,因此就把知识论建立在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哲学人类学的基础上,从而也与以理查德·罗蒂和希拉里·普特南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产生了重要关联。然而,与此同时,它也把认识论的语境主义、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引入到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中,因此就在知识论领域中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审视和关注,不仅因为认识论的建构主义在试图避免哲学怀疑论的同时也对传统的知识概念提出挑战,而且也因为它进一步复杂化了知识、价值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就使得知识论不再是一个“相对纯粹”的领域。与此相比,分析哲学传统的知识论依然固执于它对笛卡儿所开创的认识论传统的坚持,试图在这一传统框架内来探究人类知识的可能性和限度问题。因此,分析传统中的知识论理论家是否欢迎罗克莫尔所推崇

的建构主义转向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与此相关,后康德的德国观念论者对康德认识论的批评是否可靠,也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不管怎样,在本书中,通过阐明观念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罗克莫尔已经帮助我们澄清了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尤其是揭示了观念论在知识问题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不管读者是否认同罗克莫尔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主张以及他对观念论的发展历史的重建,本书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知识论的持久魅力及其与其他哲学领域的关系,帮助我们认识到知识问题的探究如何促进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

徐向东

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

2011年元旦

中文版序言

本书的核心关注是两个问题：第一，康德在各种形式的观念论之间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第二，从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康德的视角来看，观念论作为探讨知识问题的一种方法的优点。观念论长期以来就备受误解，人们往往低估了它对哲学的贡献。观念论在历史上已经背上了一个不好的名声，与此同时，人们对德国观念论缺乏充分的尊重，其文本基本上不受重视。这两种局面经常结合在一起。

观念论文本——尤其是康德和其他主要德国观念论者的文本——之所以受到忽视，其中的一个缘由是，那些文本很难理解，也许是西方哲学中最难理解的。为了能够理解那些文本的主要思想，人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通常的耐心、技能和对一个仍然在展开的争论的把握。另一个主要困难是，不管是对总体上而论的德国观念论来说，还是对个别的德国观念论思想家来说，学者们仍然缺乏完全一致的看法。一些观察者认为康德并没有一个观念论理论，或者，如果他确实有这样一个理论，那个理论并不值得捍卫。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则认为康德的观念论在批判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观念论的文本之所以受到忽视，还有另一个缘由：马克思主义和英美分析哲学——20世纪两个最有影响的哲学趋势——是通过反驳观念论而兴起的。由恩格斯发明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总是按照对观念论（被理解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拒斥来定义自己。

马克思主义者把观念论和唯物论视为不相容的对立面,在两者之间作出了标准的区分,并用与社会阶级的划分相关的理由来否认观念论。

英美分析哲学是在 20 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在英国出现的,是在捍卫常识、反抗英国观念论的情境中出现的。在摩尔(G. E. Moore)看来,所有形式的观念论都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最近,分析哲学对观念论的拒斥已经产生了一种很古怪的努力:一些分析哲学家试图去解读某些主要的观念论者,但却完全不考虑观念论。自从摩尔拒斥了观念论以来,分析哲学一直都是在否认观念论的情况下来读解康德和黑格尔。

当然,确实有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或分析哲学的承诺往往都算作是反对观念论的一个论据,有关思想家甚至在对观念论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去反对观念论。由于对观念论的这种广泛的、不了解情况的拒斥,人们要去理解德国观念论就变成了一件更加艰难的事情。这种局面对把握康德的批判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观念论)造成了严重障碍,也妨碍了我们去理解在批判哲学的影响下所产生的见解。

康德自己把他的批判哲学理解为观念论。这个事实表明:为了理解他的理论,我们就需要分析观念论。对观念论的详细考察有用吗?答案是:取决于观察者。自从分析哲学在英国出现以来,对观念论的否定性的偏见就不断地转移了人们对它的注意力。然而,在西方,在分析哲学仍然盛行的地方,对观念论的详细考察就是面对那种偏见来恢复观念论的本来面目的一个机会。在东方,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政治分量的中国,对观念论文本的关注对于克服那种在没有研究观念论文本的情况下就对一切观念论予以否认的趋势是有益的。

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哲学传统,不过,在中国,对西方哲学的讨论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仍然处于开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国读者正在试图把握翻译过来的哲学论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正在把握原始文本,以及围绕那些文本而展开的复杂而长期的争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观念论思想家当中,什么东西仍然有生命力?什么东西已经死去?去考察主要的观念论者的著作就是决定那个问题的最佳方式。

我相信本书对于把握观念论的原始文本是必要的,我也相信本书的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一定教益。总的来说,各种形式的观念论是人类思想的最有趣的哲学成就之一。本书的一个主题是,从康德开始,主要的德国思想家就开始了思想旅程,在那个旅程中,一系列杰出的思想家格外关心对知识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观念论探讨,而从目前来看,这种探讨越来越有希望。

最终,我想感谢我的好友和同事徐向东教授:他暂时抛开了自己的工作,抽出时间来翻译本书。对于中国哲学界试图把握西方哲学传统、与那个传统进行对话的持久努力,他显然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我无法判断中国哲学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了西方对康德以及对受他所影响的那些哲学家的研究。但就我所知,他目前正在从事一项详细研究,那项研究与本书论题相似,但更多地关注康德哲学和英国经验论对当代认识论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认识论的恰当性。我相信他的研究将会提高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讨论的深度和广度。

汤姆·罗克莫尔

2007年12月19日

目 录

001	译者序言
001	中文版序言
001	导论
021	第一章 观念论、柏拉图式的观念论与新的观念之路
058	第二章 德国观念论、英国观念论以及后来的发展
140	第三章 对观念论的一些主要批评
227	第四章 观念论、建构主义与知识

导 论

观念论往往被认为是与统治阶级结为一体的一个实例,^①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错误,^②是对一个违背直观的学说的承诺,^③是一种过时了的东西,^④是一种不可能捍卫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⑤是一种甚至在讨论最重要的观念论思想家的时候无需提及的东西,^⑥简而言之,是人们最好避而远之的东西,而且

① 从恩格斯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传统上论证说,观念论者就等同于资产阶级。见 Friedrich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Outcome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edited by C. P. Dut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1。

② 这似乎就是波普尔的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立即出版的一部著作中,他用很大的篇幅来“表明”,黑格尔是他所谓的“开放社会”的一位敌人。见 K.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1945, 2 vols.

③ 例如,蒯因跟随摩尔写道:“我们不能有意义地询问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或者否认外部对象在我们的感官中是有证据的……”“The Scope and Language of Science”, in W. V. Quine, *The Ways of Paradox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29.

④ 在摩尔看来,观念论者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见“The Refutation of Idealism”, in G. E. Moore, *Philosophic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22, 1958.

⑤ 瓦诺克对英国观念论几乎一无所知,并认为英国观念论难以描述。见 G. J. Warnock, *English Philosophy Since 190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10.

⑥ 斯特劳森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他对康德的处理忽视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强调康德的经验实在论。见 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 Methuen, 1966。但是,阿利森反对斯特劳森的论点,把对知识的一种心理探讨和逻辑探讨区分开来,并试图在那个基础上来理解康德的先验观念论。Henry E.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